

曝光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的阴损残暴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我是从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回来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打死我也不会相信在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的国度里，还有这么邪恶的地方，还有这样的人间地狱！恶警们利用各种方法变着法地折磨法轮功学员。大约在二零一一年十月份换掉了当时的监狱长又来了一个更邪恶的，叫牛国生，他来了之后又增加了很多更阴损、更残酷、更血腥的折磨人的方法。

大约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份开始组建严管队。在新盖的监舍（能容纳一千五、六百人）的五层楼的第二层正厅，五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所有不符合他们要求的所有服刑的人和触犯他们认为的监规、监纪的人，都在这里经受酷刑折磨。违规的标准有：靠窗时间长了不行、动针线不行、和警察讲理叫顶撞政府、洗澡不穿裤头不行、互相之间有矛盾打仗斗嘴不行、穿带格线衣不行等等，只要稍不注意就可能违规，被压去严管，利用酷刑折磨。

严管队在二楼的正厅（门斗上方）有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塑钢窗，窗外是白钢管，窗内是铁丝网。这个房间门从北，里面铺的是地板，地板上面铺满两米宽一张的地革，掀开地革下面是平整无样的木质地板，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有的地方的地板是活的，拿开八公

分见方的活地板，下面镶着铁环，如果拿开六个这样的板块就会露出六个铁环，可将两个人并行把手脚铐在那里，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的、普犯所谓的违规、违纪的，很多被铐在那里。一铐就是多少天，最少一周，还有更长的；好的让其他犯人给接接尿尿，不好的就尿在裤子里。期间让别的犯人给喂点苞米面粥，不让你饿死，但是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成。有个叫付宏伟的法轮功学员（男，四十多岁）被铐了九天。那个房间冬天不给取暖、潮湿、阴冷，房间很大、空旷，在一角处、地板下铐着两个无力呻吟的活死人。在外面一点也看不到这种受刑人，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地板没有任何异样。

恶警们折磨人的招就这么阴损得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很多损招，坐窄小的木板凳、电棍电等都是家常便饭，电棍通常是五六个一起上。还有在攻坚班，让几个人坐在用铁金焊接的四平方米的铁笼子上，铁笼子上的钢筋间距有半市尺宽，他让人长时间坐在上面就是为了硌你，期间谁都不能动，一动就用电棍电、拳脚打；电棍的长度有五十多公分，直径有三、四公分。

在严管队还有一个叫“紧束带”的刑具，是黑色的、象腰带一样宽、隔两寸一个铁眼儿，尼龙料的，系在腰上后，有两个链扣在两手上，前后动不了。再从后面把两臂死死地往一

起勒。一勒就是几十天。在二零一二年九有份，有一个叫杨春满的法轮功学员，六十多岁，勒了一个多月，手臂被勒得不好使，几个月后手拿筷子还非常吃力。

有个叫育新学校的楼是所谓教科办公的地方，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份在牛国生、李壮、刘向武的指使下，在教科二楼成立了攻坚班，其中配备被监管人员二十人听他们指使，其中的一部份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从五月六日开始，陆续关押过白晶志、张倍奇、付宏伟、杨春满、荣恩成等十六名法轮功学员两个月。恶警们根本一点法律都不讲，你要说他流氓，他说我就流氓你能咋地？

严管队队长叫李国辉，王继东是干事，其中还有徐海。徐海打人最狠。有个叫李之强的普犯，被他们把眼睛打瞎一只，现在还在监狱医院单独的一个房间里，无人过问；还有个叫胡春凯的普犯，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份，手腕子上的筋被手铐卡断，从监狱长到普通恶警没人过问。在这个黑窝中，根本就没有法律可言。有三位法轮功学员，一个叫付宏伟，一个叫杨春满，另一个叫什么记不清了，在二零一二年七月末八月初的时候，抵制迫害，在九月份都遭受了地板底下的押刑长达九天。法轮功学员郑立君在严管队遭受了长达六个（接下页）

吉林公主岭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酷刑



演示：地锚



演示：老虎凳



演示：吊打



演示：多根电棍点击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2013年6月，已有超过1亿40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吴宝军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公主岭市吴宝军，男、四十八岁，范家屯镇田油坊村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曾两次遭绑架、非法关押，下面是他自述被迫害经历。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我在公主岭市永发乡集市上向当地百姓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永发乡派出所朱姓警察(二十多岁)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警察把我按倒在地，在撕扯中把我的棉袄袖子拽掉了。他们俩又打电话叫来两个警察，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一进屋他们就要给我戴手铐。我不戴，被朱姓警察一拳撞倒在派出所的炕上。

那个五十多岁的警察也上来打我，我问他们：人民警察是爱人民的，你们怎么打人呢？我又没犯罪，信仰是自由的。他们放下举起的拳头，几个人强行给我戴上手铐。朱姓警察上来翻我的衣兜，抢走七十多元钱和刚买的十三张电话卡，每张卡里有一百二十元钱的话费，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元，全部被这些警察盗用。有人给所长刘国军打电话，指导员和刘国军相继回到派出所，刘国军非法审问我。这时家人给我来电话，刘私自接听我的电话问家人，在电脑上核实我的身份，知道了我的姓名、地址。

中午饭之后，所长刘国军、朱姓警察和那个五十多岁的警察把我劫持到公主岭市公安局。在公安局的预审室，他们强迫我坐在老虎凳上。刘国军问我家庭住址、姓名、资料来源，发资料共几人，买电话卡干什么？之后他出去一小时左右，当他回来时，我要求他们送我回家，五十多岁的警察哄骗我说送你回家，他们却把我绑架到公主岭市拘留所。那个五十多的警察讽刺说：你到家了，下车吧。

一进拘留所，里面的狱警让我在拘留单上签字，我拒绝了。那里的伙食非常不好，玉米面蒸的窝头，邦邦硬，白菜汤里只有几片菜叶，喝完后碗底能看到泥。

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回到家时，才知道妻子托人给永发乡派出所所长刘国军送八千元钱，又给中间人拿五百元，中间人一再嘱咐家人不要说出去，怕上明慧网曝光。

九八年母亲得肝硬化腹水晚期，经人介绍学法轮功，不长时间就无病一身轻了，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决定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讨回清白。这之后范家屯镇泡子沿派出所的警察几天就来我家骚扰，有时在夜深的时候也来，弄得全家人不得安宁，告诉我们的不许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

二零零零年黄历十一月二十七，泡子沿派出所的警察和司机三人到我们村没有任何理由把我和同修杨来林、刘凤文三人拉到派出所，强行呆到天黑才让回家。又过几天，他们又把我们三人绑架到派出所，到晚上把我们劫持到公主岭市拘留所，开始说拘留十二天，后来又续加十三天。这二十五天里，强迫每人交伙食费255元，拘留所的狱警还经常在监舍的窗口处放言，如果不放弃信仰就判刑。我们按真、善、忍做人，堂堂正正，任何谎言也不会改变大法弟子的信仰。◇

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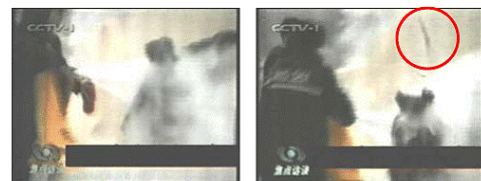
□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拎着灭火毯晃悠，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是在灭火还是在拍戏？

(接上页)月的迫害，承受了各种酷刑还包括蹲小号；法轮功学员张印申被严管队关了两个多月。

在押人员全部被强制从事劳动，一监区生产各种小汽车出口到国外；二监区、三监区、五监区、六监区从事各种服装生产；四监区人数三百多人从事手套生产，也出口，灰尘特大，味道刺鼻。有的人皮肤过敏起小疙瘩；还有一部份人胸部发闷。有病不让休息，要医院诊断书，逼迫你参加生产劳动，完不成生产任务就向你施加压力，送你去学习班，也就是严管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服刑人员只能忍气吞声、咬牙参加生产劳动，因为谁也不愿去那惨无人道的严管队。七监区生产玩具汽车。没有星期天。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根本就不去执行监狱法规定的八个小时工作日，这么恶的地方根本就没去过。

这是我在这个黑窝呆过的这段时间，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我知道这只是共产残害人民的冰山一角，还有更邪恶的、毫无人性的迫害还没有揭露和正在揭露中，共产邪灵肆虐中华，残害生灵的罪恶斑斑在册、罄竹难书。愿人们赶快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赶快“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远离邪恶，不要做邪灵的陪葬！◇

下图：“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通过镜头放慢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1、刘春玲头部受击

2、击打后飞出的重物



3、刘春玲手摸被打后的头部，倒地。

4、击打者仍保持用力姿势